

流年碎影

和舅爷的三次见面

张勇

第一次和舅爷见面是1988年6月夏收刚忙完。舅爷从西安军人干休所来我家,大人们都在地里干活,我在门口写作业,舅爷坐在旁边看着,待我写完,他就拿着我的作业本从头到尾翻看,问我几岁了,上几年级,学习怎么样,说我写的字不端正,让我把字一笔一划地写,还给写了几个字让我照着写。

第二次见面是1990年6月。舅爷从沈阳军区回来,说想在家多待几天,看看亲人和战友。我放学后看见舅爷,舅爷亲切地摸着我的头,说几年不见,我长高了。我吃完饭,舅爷让我把他领着到附近村里找他的“兵”,我领着他打听了几户人家,终于找到了他的兵,都是快六十岁的人,他们亲切交谈着,我站在旁边,舅爷让我先回去写作业,他过一会就回来了。

一天下午我在门口写作业,来了五个老头,问:你舅爷在家吗?我赶忙去屋里叫舅爷,舅爷出来后,那五个老头排成一排,立正、敬礼,喊“首长好!”舅爷走上前同他们一一握手,端详着,叫出每个人的名字。我给他们倒了茶水,奶奶把洗好的西红柿、黄瓜放到桌子上,招呼他们吃。我在旁边听着他们说一些往事,他们有时沉默,有时流泪,但是话题没有间断。

舅爷是十来岁就参加红军儿童团的。他不识字,年龄小,胆子大,但是机灵。舅爷是有名的飞毛腿,作为交通员,时常在三原与延安之间来回传递情报,300多公里的路程,基本上六七天时间打个来回,路上赶几只羊做掩护,情况紧急就把羊圈到半道上的山洞里,续满两三天草料,等他回来时,羊还没有吃完草,也没有被人发现。他所在的部队后来改编为八路军,舅爷也随115师进入山西抗日前线,先后任侦查员、班长、排长,负伤过三次,腰上、腿上都留有伤疤。从参加红军到后来的抗战八年,他与家里失去联系,好多亲人都认为他不在人世。

1949年刚过完年,国民党节节败退,我们这里也即将迎来新生,村里有人告诉奶奶在高陵东城坊看见一个人像舅爷,给人家当长工呢!我爷

就去那找了两次,没有找见人,在村里打听,人家说有这么人,个子不高,口音像是淳化的,干活不好好干,时常拿着工具出门,过两天就又回来了,东家生气都不给吃饭、发工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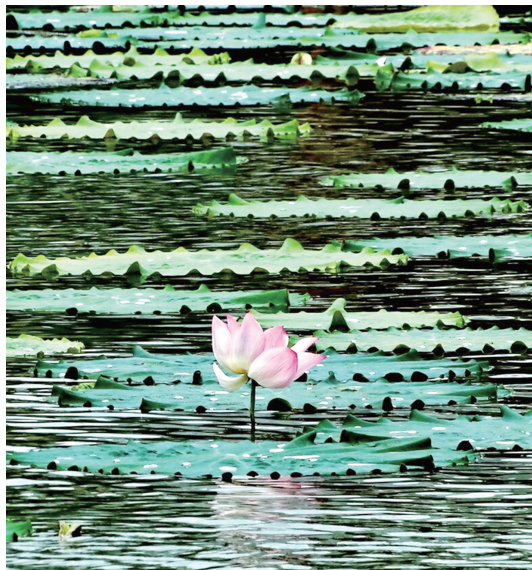
我爷回来给我奶说了情况,我奶说只要活着就好,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是舅爷他们的联络站。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,一个戴着烂草帽、提着草笼的人在我家附近的土壕边割草,奶奶说像是小荣子,我爷走过去,在老远的地方看,舅爷就摆手让我爷回去。当天后半夜,枪声炮声不断,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枪声才稀疏,再过一会,就听见大街上有人喊“解放了”,我爷从门缝看见大街上全是解放军,就开门出去,在麦场找见了舅爷,舅爷已经是连长了。

舅爷和奶奶说了一会话,给奶奶留下他的津贴,说他有任务,马上就要走。舅爷走后,直到1954年才回来,其间去了朝鲜战场,回国后一直在沈阳军区,任副团长。

第三次见面是1998年。舅爷从西安干休所回来,几年没见,他明显老了。我和他站在一起,他个子还不到我的肩头,走路时,腿有点拖拉,但和蔼可亲,鼓励我努力学习、好好工作,遇事要沉着冷静,学会忍让和分享。他的谆谆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。

舅爷回来时已经跑不动了,他对奶奶说他回来的机会少,这次想和亲人们都见见。见过所有的亲人,一周后,奶奶让我把舅爷送到西安火车站,舅爷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来,以后就没机会了,因为年龄大了,家里人也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回陕西,他希望我好好学习、工作,有条件了,就去沈阳看他。我把舅爷送上火车,放好行李,舅爷拉着我的手叮嘱一番,我下了车,在站台上向舅爷挥手告别,舅爷趴在车窗上,一直看着我。

那是我唯一一次送舅爷,也是最后一次见舅爷。沈阳离西安太远,我也没有机会去沈阳。现在舅爷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,每每想起他,我都会翻开相册看看,脑子里想着他对我的教诲。



初夏 张亮 摄

植物脸谱

蔷薇凭栏开

粉红、玫瑰红、乳白、鹅黄,邻家老五叔的蔷薇又开花了,在暖风和阳光里闪闪烁烁。斜阳下,一堵花的屏障,层层叠叠,疯了一样,遮蔽矮墙。

祖上,我们曾经是一家人,两家的边界只插着一排象征性的竹篱笆,你家的黄瓜,我家的丝瓜,一齐挂在篱笆上,成熟的季节,各摘各的瓜。不知道是哪一年,待字闺中的远房堂姐弄来一把蔷薇苗,扦插在篱笆下。几年后,蔷薇一枝独秀,霸占了大部分篱笆。我爷爷一直讲究实际,不大喜欢中看不中用的花,但两家浓浓的亲情关系,让他不会去计较这些。

后来,我们两家院子打上了平整的水泥地,竹篱笆换成一道雪白的矮墙。矮墙留有两家来往的通道,我还是喜欢纵身一跃跨过矮墙,踩着堂姐窄窄的花圃去她家玩。“花径不曾缘客扫”,蔷薇花虽然美丽芳芳,败落的花瓣落满墙根,却是个小问题,尤其是下雨天,残红粘黏在水泥地上,怎么扫都扫不起来。我结婚后,女儿刚刚开始走路,经常被矮墙上垂拂下来的蔷薇花底刺刺破手指。有那么一阵子,我莫名其妙地觉得,老五叔家的蔷薇侵犯了我家的空间,委婉地向他们说出意思。远亲不如近邻,话是这么说,可是生活中的一些矛盾,有许多是邻里之间的琐事而产生的。

为了跟老五叔家斗气,有一年我买了一根桃树苗,栽在墙根。桃树苗木三五年就长成大树,老五叔端着碗,筷子伸过矮墙,毫不客气地说,桃树遮了他家的阳光。想想,我做得确实过分,便把桃树砍了。还是那年,我借来一把大修剪刀,挨着墙根将我这边的蔷薇剃了个精光。老五叔家的人没说话,我女儿倒跟我急起来,她从小就把蔷薇当成自家的花,十分喜欢。

几年前,老五叔把家里的地和山场卖掉,倾其所有去市区买了房子,全家喜气洋洋地搬离了小山村。平日邻家大门深锁,一把锃亮的铜锁逐渐变得锈迹斑斑,唯一一堵蔷薇,在每个夏天兀自开放,清寂又荒凉。堂姐偶尔会回来一次,打开门窗驱除屋里的霉味,然后把苗圃里的杂草清除干净。

如今,蔷薇依旧繁茂,灿烂的繁花更加凸显空屋的冷寂。叶为篱,花为锁,老五叔每次回乡,看见蔷薇花开着,就笑着说,好歹有它们看家护院,然后就抱怨城里生活的种种不便,可他自己又无力改变。中国人对故土总有一种宗教般的情结和依恋,老五叔老了,何去何从,他很迷茫,每次看见他风尘仆仆地来,又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山村,总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有一丝丝的酸楚泛滥。

我时常想起老五叔一家还在村里的情景,院内炊烟袅袅,风炉烧开的热水在歌唱。黄狗在两家来回徘徊,堂姐调皮的儿子又把皮球砸到我家来,吓得蹲在南瓜叶下乘凉的黑猫上蹿下跳。蔷薇花喜欢热闹,有人烟辐辏,鸡犬相闻的滋养,有光和暖的温度,花开得才真正美丽。

食物小记

桑 葚

柳瑞林

桑树春天开花,初夏结果,一开始是白色的,米粒那么大,后来慢慢地长大,慢慢变红,淡淡的红,再往后,成了深红色,不过,这时候的果子还是不能吃,要等到颜色变得乌黑乌黑的,手指一掐,就像染过紫色墨水一样,才好吃。

家乡地处大别山腹地,海拔高,气温低,地理环境优良,不仅是茶叶之乡,也是蚕茧之乡。桑叶地里套种茶叶,春采茶,夏秋养蚕,既错开了采茶季,又不误养蚕。“黄栗留鸣桑葚美,紫樱桃熟麦风凉”。浅夏时节,密匝成荫的桑园里,一人多高的桑树上,红黑相间的桑葚果挂满了桑枝。但不是所有的桑树都开花结果,如今的桑园里栽插的多是湖桑,也叫杂交桑,不同于以往的野桑,并非裸棵挂果,即使挂果了,每棵的数量也不尽相同,有

的树上缀满了肥硕的颗粒,有的桑树上只结了数得清的几粒,隐藏于茂密的桑叶间,那些背着竹筐摘桑叶的男女,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儿,摘下几颗桑葚扔进嘴里,竹筐里桑叶装满了,肚子吃饱了,嘴唇也染黑了。也有人拎着小竹篮,专门到桑园里摘桑葚,他们或拿个带钩子的竹棒,轻轻拉下桑枝,小心翼翼地把熟透了的桑葚摘到篮子,或爬到桑树上,脚踩桑枝,一只手拽着桑枝,另一只手去摘桑葚,直到盆满钵满,才满意而归。“鸡丛桑葚紫,蝶穴菜花黄”。贪吃的乌鸦、山雀、麻雀,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鸟,也不放过觅食的绝佳机会,一大早就在桑树上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,它们抢抓机遇,跟人争夺宝贵的果实。

摘回来的桑葚不能用冷水清洗,不然会化掉的,要用适量的盐水浸泡一会,沥干再吃,一时吃不了的,摊在竹匾里晒干,是难得的补肾药品。

桑葚不但味道好,而且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中医认为,肝主藏血,肾主生津,是人身能量储存基地。桑葚性味甘寒,具有补肝益肾的功效,此外,桑葚生津润肠,还能乌发明目,营养肌肤,使皮白嫩细腻,是传统的大补之品。

